

暮冬季节，地里的小麦刚刚长齐，嫩绿绿的，在北风里飒飒抖动。农闲，雪未落尽，老财背着弹弓，带着徒弟出发了。

村里有首流行的民谣：哟呵呵！走过秋来走过冬，走过夏来走过春，没有庄稼怎生存？哟呵呵！一柄斧头一张弓，一把刀子一根针，走遍天下都生存。这首民谣映射出当时乡村百姓对庄稼和匠人的极度崇拜——斧头指木匠，弓指弹匠，刀子指杀猪匠，针指裁缝。

老财大名程多财，他兄弟三人，分别叫多财、多福、多寿。名字是每个人在世间的标志，反映了父辈心中的愿望和嘱托。多财和所有村人一样，大名之外还有一个和身份或者个性极为相称的别名。他财富不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抠佬、财迷，老财就是村人根据他的这个特性取的绰号。人们当面、背后都这么喊他，老财并不忌讳，那边脆蹦蹦一声老财地，这边脆蹦蹦一声呃。以致后来，有人喊他大名，他反而感到陌生，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一个熟人喊他大名。

老财最初的徒弟也就是开门弟子是他小舅子。那年小舅子十七岁，个子比他高出半个头，初中毕业才一年，在家闲着没事做，他妈也就是老财外母决定让他学一门手艺。

母亲初指望儿子跟他小舅子学裁缝。裁缝活不重，显得斯文。小舅子天生得细皮嫩肉、白白生生，做外母的一直很喜欢这个女婿。但儿子偏选择跟大姐学弹匠。儿子给母亲的最初理由是：裁缝活有什么事好，那是女仔子干的活。母亲有些不悦，起初儿子突然歇书，她心里就很不痛快了，现在又违背母亲意愿，要去学苦、脏、累的弹匠活，母亲岂肯轻易答应？女仔活就女仔活，又干净又不累，赚钱又多，地位也高，么样学不得？母亲坐在祖宗遗留下来的笨重木椅子上，黑着脸说话。儿子蹲在门槛上，耷着脖子，斩钉截铁地说：反正我不学裁缝，学杀猪也不学裁缝！

母亲和儿子为此耗上了，相互不理不睬，冷战了十几天。最终还是母亲屈服了，母亲疼爱儿子，怕惹他不开心，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老公短命死得早，老公在时，也拿儿子当个宝。

这年，当远山还笼罩在白花花一层残雪中时，老财便带着他新收的徒弟，他外母的心间肉，他的铁杆粉丝——初涉世事的小舅子，兴致勃勃地朝着黟县，朝着他心中鸟语花香的江南出发了。此前，一个少时即走江南的兄弟回来探亲，告诉了老财一个信息，黟县有三多：茶、桑、棉。山头上到处是齐整的梯田，地里到处都种着茶、桑、棉。

棉花多，还不得要弹匠么？老财仿佛看见一堆新崭崭的钞票在对他招手。

弹匠的工具很简单，弹弓、弹槌、弹吊、铲头、磨盘，它们基本上都是用木头制作而成。弹弓就像一张巨大的弓，上面绷着一根坚固的牛筋弦。弹槌是一个状如公章的木槌，底端圆厚，连接处椭圆，柄稍细，以便手持。弹吊是用竹子制成的弯弓，固定在弹匠腰间的绑带上，顶上一根细绳，用来悬吊弹弓。若没有弹吊，弹匠手动再大，也难

◆ 王国华专栏·花花世界

垂序金虎尾

王国华

“尚书吧”门口那棵树，高约一丈，树叶厚，一拃长，半拃宽，茂密但不足以遮阳。天空蓝中透白，阳光直射。如果拍下照片，朋友圈里一定称赞“天气真好”，我身处此地，实情为“天气真好”。

树上长着黄色的花朵，像一条尾巴，直直垂下，上粗下细，在风中微晃。网络搜索，出来几种结果，都不像，后问专家，知道这是一种较为珍稀的植物：垂序金虎尾。

“虎”字令我振奋。各种动物的尾巴都有用，牛尾如蝇子，驱赶身上的蚊虫。狗尾摇摆以邀宠，或者夹起尾巴逃过了。兔子尾巴长不了。老虎尾巴最从容，自自然然，战斗时用起来犹如钢鞭，平时垂垂似老人胡须。

《推拿》刚读几页时，我就被毕飞宇的语言深深吸引住了：时而朴素，时而瑰丽，想象丰富，比喻形象，写的虽是一群盲人的生活，但它却带着我们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活色生香的文学世界。同时，比语言更有魅力的是留给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盲人沙复明是这家推拿中心的老板之一，因为偶然来按摩的一个剧组都对都红的赞美，他爱上了推拿师都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呢？他的爱是那么真诚，那一遍遍对于“美”的想象足以令人心醉；可他却又那么的无奈，因为他只能用耳朵和鼻子“看”着都红的一举一动……在失去了拇指的都红离开的那晚，患胃病多年的沙复明，腹中的鲜血喷薄而出，让读者深受震惊和感动……

盲人是沉默的，沉默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孤独。《推拿》就是这样一部小说，终将进入那曾被你忽略与遗忘的世界，抵达“人性最共通却又最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

是《推拿》让我们注意到了盲人，更让我们理解了盲人。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一部分人可以看到光明，而另一部分人却只能感受到黑暗。《推拿》使人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正如毕飞宇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词中所提到的“每个人都有局限，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局限。”

◆ 小说世情

弹匠

邱冬



以长时间地把持弹弓。弹吊巧妙地将手臂把持之力分配到腰背上，这是弹匠智慧的体现。铲头正面布满钉尖，用来撕分旧棉。棉被睡久了，会变得又黑又硬，失去弹性和温暖，睡者舍不得扔掉，团团抱着去见弹匠。弹匠先撤除面上的旧纱，圈成捆，双手握紧旧絮，频频用铲头钉尖撕扯，撕扯完毕，旧絮蓬松一团，再拾起弹弓，重新弹打。旧絮灰多，一经撕扯、弹打，弹匠的头发、衣服上灰尘更重，白色的口罩变成了黑色。新絮弹好，磨盘便发挥出作用，用它在新弹的絮面来回碾压，蓬松一团的絮面立即变得平整、坚实、牢固。

最后一道工序是布纱。师徒二人分站新被两边，师父负责分纱，用竹纱棒牵引，徒弟麻利接过，压于絮面。纱色雪白，纵横絮面，细密如网。别的活儿中途可以歇息，布纱讲究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师徒二人经无数次磨合，分纱布

纱犹如行云流水般酣畅淋漓，旁人眼里，简直就是一场天然的蛛网暗接艺术表演。

一床新絮弹打完毕，老财接过主人家递过的黄烟筒，跷着二郎腿，坐在方正的木椅上，痛快地吞云吐雾，皖南烟丝味道纯正。老财实实在在了过了回瘾。小舅子一边默默收拾工具，一边小心地将新絮叠成整齐方块，用被面包裹捆扎，方便主人带走。

日子一长，老财发觉这地方很穷，并非他梦里的江南。但穷并不代表无趣，这里有许多事都令师徒俩感到既新奇，又费解。

比如厕所。吃喝拉撒睡，人生五大要事，其中拉撒两项都离不开厕所。厕所是老财家乡叫茅司，这里却被称作蹲缸。蹲缸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它就是一个大瓦缸埋进地下，上面架一块阔板，外面搭个茅棚就成了。即便这么简单，一个小队还只有一个。于是全队的男女老少，拉屎撒尿，统统得到这里来，或蹲或立，对

天飞。雨骑着风，上不去也下不来，在空中横了起来。天地间一片漆黑，忽然又亮一下，刺眼。

一夜过后，风平浪静。地上断枝狼藉，还有广告牌，车牌，圆形的方便面盒，倒扣着的垃圾箱，车胎一动不动，听不到一声呻吟。仿佛和最亲的人吵了一场漫长的、最伤感情的架，再不肯肯张嘴。

此时，路边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几百只白蝴蝶做振翅起飞状，然后定格，即为风雨兰。

花片六瓣，稍显尖锐。白色，内有黄色的花蕊，略作点缀。茎细而软，匍匐于地。如同乱发一堆，一根一根，但扶不起来，全部趴着。此时阳光正热，钢针扎万物。针头都在热水里烫过。

人说，风雨兰在风雨过后开得最好。雨大也不怕，风大也不怕。

昨晚是怎么熬过来的？它们没被刮走，胳膊腿都还健全，气场也没散，似乎没在这场全民鏖战中消耗一点能量。

劫后余生的世界里，只有它自己的声音悄悄在回荡。那是吹着口哨的小曲。

◆ 书里书外

我能给你什么

——读毕飞宇《推拿》有感

王文渊

在毕飞宇的笔下，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着自我的独立和尊严：在深圳打工并攒下一笔钱的王大夫，一心想让小孔过上“老板娘”的生活。他本想把钱投到股市来赚钱，但因股市低迷而再度打工，而不得不忍受种种痛苦。他的弟弟欠了赌债被催上门，让哥哥还债却又心安理得。当王大夫为游手好闲的弟弟划开了自己的胸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时，他的鲜血、自尊和耻辱也随着鲜血一起喷薄而出；可是他却听到弟弟的抱怨：“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瞎子，这样我就可以养活自己了！”看了这样的描写，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免也感到一阵阵心疼。

盲人是敏感的，小心翼翼的。他们很少大声，说话只用那喃喃于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很少走近他人，只在沉默中感受属于自己的痛苦或乐趣。这小心翼翼的源头，在于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创伤。

而张宗琪的生活更近乎悲剧，幼年被威胁所包裹的人生，让他永远处于被毒死的恐惧之

中……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光亮，于是他们不得不磕磕绊绊，不得不小心翼翼……

都红曾是一名钢琴师。她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使得她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便达到了钢琴专业八级。然而，一次演出使她放弃了音乐。那一次她因为紧张而出错，却被主持人声情并茂地夸奖，台下观众掌声雷动。而这一切，都因为她是盲人。这掌声，让都红感受到：在观众心中，我们要鼓励这个盲人女孩，不管她弹得怎样都要鼓励。都红却觉得：观众根本没有在听，是对是错又如何？我们这种人能弹琴，已经是一个奇迹。都红无法忍受廉价的同情和赞美，她不想做取悦于人的表演。

在一个慈善晚宴上，慈善机构捐款给盲人，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感动了台下的无数专业八级。然而，主持人不停地让盲人向慈善家道谢，不停地告诉他们要自食其力，要正确面对人生。每一次鼓励，都是在向大众宣扬：他们是一群盲人，他们又在接受慈善家们的施舍，

着大缸里哗啦啦来个痛快。

小舅子上蹲缸有个习惯，总要带一本破书，蹲在那里细细地看。一场大事，没半个小时绝不会结束。但第一次在这里方便，他即遭遇到人生从未有过的尴尬。那天，当他正低头专心于书中某个故事情节时，一个肥胖女人一阵风冲了进去，一把将他揪了出去，嘴里兀自大嚷：你这北方蛮子，一泡屎拉半天，想把老娘憋死呀！继而传来一阵猛烈的狂风暴雨声。小徒弟被扔在外，赤腿光臀，看看四周，一遍笑脸。他本能地想拉上裤子，可屁股还来不及措，只得拎着，弓着虾米腰，蹲在厕所旁凝成了一具木偶。胖女人事毕，昂首而出，在小徒弟瘦瘦的屁股上拧了一把，哈哈大笑道：傻里吧唧的小毛鸡，还没有开窍吧。

这是刚成年的小徒弟遭遇到的人生最大羞辱，以致后来别人提到江南，他总是沉默不语，因为在他心里，江南是最难以启齿的伤痛。

一个晴朗的冬日，小徒弟准备洗个热水澡，主人家拎出一个大木盆，放在堂厅，舀了半盆水，说：洗吧。小徒弟愣了，因为堂厅里正坐着五、六个人，其中包括主人家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他脸色苍白，双眼圆睁地看着师父。见小舅子那猥亵的样子，姐夫忍不住笑了，说：这儿就这习惯，洗吧，不要害羞，日后我也不会告诉舅娘。小舅子低着头，胡乱将衣服脱了，扑通一下跳进澡盆，旋即哎哟一声弹出盆外——水太烫，不领他的羞。一堂厅人笑得前俯后仰，主人家的女孩子笑声最尖锐。小徒弟捂着下身，恨不得地上有个洞。

腊月月底，皖西南的孩子们在老屋后面的草堆上玩游戏，远远看见师徒两个裹着一身雪花，喜气洋洋地出现在村口。师父的子女大叫着冲了过去，师父一个接一个地抱，说：嗨，都这么重了呀，过几年我就抱不动啦。小儿子躺在他怀里说：大，你抱不动我们时，我们就抱你。父亲说：看看，还是我小儿子会说话。用胡子扎他，小儿子咯咯地笑，挣扎着要下来，因为舅舅正在给小伙伴们发糖果。

一众孩子簇拥着师徒进了家，师娘正在房里纳鞋底，屁股旁了券，说：回了。师父轻松地应答：回了。小舅子喊：大姐。师娘说：长壮实了，看来还是外面好啊。师父说：在家干日好，出门时时难，你们女人家不晓得。师娘说：假话吧。说完，搁下鞋底，拎着老公带回的江南特产笋衣进了厨房。小舅子又开始闷声不响地读他的书，心里却在想江南那个爱笑的女孩子，他不懂她为什么不知羞耻地看男人洗澡。孩子们争着拿他们成绩单给父亲看。父亲认真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老师的评语，一边拿出橱柜里的锡酒壶，斟满酒，放在火盆上烤。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弹匠师父家里最温馨的时刻。



王国华，河北阜城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曾获第五届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八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六届深圳十大佳著奖。已出版《街巷志：深圳已是故乡》《街巷志：行走与书写》《书中风骨》等二十余部作品。

这是人们的善意，但更是一种讽刺。

……
《推拿》是极度内敛的，《推拿》的主人公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普遍隐忍着欲望，敏感又小心翼翼地生活着。毕飞宇只是出于平等和尊重，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如实描绘，并在小说的结尾让都红再次“残疾”，而都红的老板沙复明也是盲人，或者说，是最懂盲人的盲人，却没有给自己的员工、给自己的爱情提供一份理所应当的同人。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理应承担盲人的人，他无可挽回地痛失都红，然而他的思考，又几乎是整部小说中最为令人欣慰的一次反省。

就是这样一群人，演绎着他们小心翼翼的人生，体会着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在那个没有光明的世界里生活着的他们，内心却比我们这些健全人更看得清这世界。

《推拿》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里的这些人令我尊敬又令我难过。当接触过的盲人形象在我心中一一掠过的时候，我问自己：除了尊重，我们还能给予他们什么？

盲人，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舞者，也许，他们并不真的那么期待我们去与他们沟通和交流，也并不需要那些泛滥的同情和慰问，他们希望的更多的是不被打扰，希望我们像对待每一个普通人那样对待他们。

传承红色基因 守护红色记忆

——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守护红色记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用档案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即日起，安庆市档案局、安庆市档案馆、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迎江区档案馆、大观区档案馆、宜秀区档案馆、安庆市档案事务所，面向社会开展珍贵档案征集评选活动。

一、征集内容
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安庆地区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具有价值的史料，包括安庆籍或在安庆生活、工作的革命烈士、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劳动模范、重大事件亲历者等人的有关史料，也可以是他们的笔记、日记、著作、手稿、图片、书信原件、奖章证书、生活用品和其他有纪念意义的实物资料。

二、征集要求及截止日期
1.征集要求：当事人及当事人的亲属等根据档案原件撰写还原一段史实，再现突出贡献者的不凡业绩和所藏档案的来之不易。所投稿件导向正确，史料真实、准确、严禁虚构、抄袭，所登档案原件若非作者所有，应注明出处，所投稿件均附图片。每篇文稿不超过4000字，稿件应为安庆日报首次刊登。投稿人因虚构、抄袭造成的侵权或其他民事责任的后果自负。
2.自即日起征集，12月底截止。

三、评奖及其它事项
1.本次征集的优秀作品将在安庆日报开设的专栏刊登，活动结束后，将邀请专业人士对所有条件进行评选，分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10名。刊发的稿件另付稿酬。
2.主办方对所有条件（包括图片）有使用、修改、删节的权利。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筛选条件，编辑成册，不再另付费用。
3.档案所有者本人或家属若自愿将所藏档案捐赠安庆市档案馆，市档案馆将颁发捐赠证书；自愿委托市档案馆保管的，可与市档案馆签订托管协议；对确有价值的实物和史料，经征得本人和家属同意后，可复制保管。

4.联系方式
档案征集联系人：杨琼
联系电话：0556-5346677
投稿邮箱：aqdanganqushi@163.com

2021年3月24日

◆ 灯月闲话

批评家的画像

侯美玲

萧伯纳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一生创作了50多部戏剧，还因戏剧《圣女贞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弗兰克·赫理斯和萧伯纳同乡，两人年龄相仿，互有来往。赫理斯最初是一位编辑，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传记作家，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如此，他和萧伯纳常常因为同一个问题相互争辩，且互不相让，最终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一连几天互不理睬。多数情况下，赫理斯占据上风，因为他的批评总是既猛烈又尖锐。

1926年，72岁的赫理斯要为他的批评对象，70岁的萧伯纳写一部传记。当赫理斯写信征求意见时，萧伯纳心一万个不愿意，他说：“你会把我写成什么样，上帝都不会知道。”不过，萧伯纳最终还是答应了赫理斯，并且全心全意配合他完成前期资料收集任务。

4年后，《萧伯纳传》刚刚脱稿，已经76岁的赫理斯病危，因为稿件还没来得及印刷出版，只好将其全权交给萧伯纳处理。

萧伯纳成了《萧伯纳传》的出版人，当他一字一句读完整部传记，内心五味杂陈，事实证明，他当初的猜想完全正确。除了客观叙述与描写外，赫理斯并不像其他传记作者那样站在传主角度看待问题，而是站在反对者立场对传主挖苦讽刺，乃至无情批评，一点情面也没留。

对于萧伯纳最拿手的戏剧作品，赫理斯竟然批评道：“它们大都缺乏生命力，观众也许会觉得很趣味，但其趣味也不过像看马戏或电影一样，过了一小时，就得用很大的心思才能记得戏剧的内容。”不难看出，赫理斯的批评让萧伯纳有多尴尬。思虑再三，萧伯纳只是对传记中提到的个别事件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更正，其余一字未改，全部交给出版社处理。在萧伯纳的努力下，《萧伯纳传》得以出版发行。

令人惊奇的是，对于批评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赫理斯，萧伯纳不但没有一点怨恨之情，相反还很怀念，后来，干脆将这位批评家的大幅画像悬挂在书桌对面，提醒自己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致被赞誉冲昏头脑。

